

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illustration of a man with a shaved head and a snake coiled around his neck. The man has a stern expression.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swirling, cloud-like patterns. In the lower left, there is a small illustration of a hand holding a sword. The title '蛇侠' is written in large, bold, white characters on a red background in the lower right.

蛇侠

张 力●著
鹭江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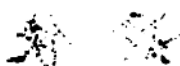
张 力 著

鹭江出版社

蛇



PDG



蛇 侠

张 力 著

*

鹭江出版社出版
(厦门市莲花新村香莲里15号)

厦门市新华书店发行
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2.5印张 2插页 259千字

199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1995年1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20001—25000

ISBN 7-80533-173-1

I·61 定价：15.70元

第 一 章

一

公元1920年2月。

天，灰灰的；海，灰灰的；远处的陆地上也罩在一层厚厚的灰色当中。太阳还没有挣出来，晨雾被寒气冻住了，一朵一朵地凝在海面上。没什么浪，一粼一粼细细的波纹围着丙洲岛轻轻叹息。潮水退得很净，岛四周裸出了黑糊糊的大片滩涂。

一队一队零零散散的人们扛锣抬轿，拖旗拽鼓，打着哈欠磕磕绊绊地离开海边，朝小岛纵深处的村庄走去。岛上南角的童乩^①有顺叔，三日前就感应出到南洋迎护庙宝的阿楚，一定在今天三更回岛。于是，全岛人从半夜起就在这里抗风顶寒，集结守候，准备大礼相迎。这护庙宝器是个什么样子？有人说是杆青龙偃月刀，有人说是座红玉金架灯，反正没人清楚，只知道是十几年前阿楚他爸陈懿栓下南洋后得的。那宝器一直在陈懿栓手中使用。两年前陈懿栓死了，那

^①童乩：闽南称巫师或道士为童乩。

宝器又一直被石叻坡^①顺记码头的义德伯留作镇埠之宝，没有还之意。直到年前，陈皮爷才下了决心，派族中的南洋客陈裕铜和陈懿栓的亲生子阿楚前往石叻坡索宝。

等到天都要亮了，陆地东埔头那方向却还连只船影子也没有。最后，看着潮水渐渐地退光了去，连靠船都难了，征得了岛上大家长陈皮爷的同意，人们才快快地散开来，朝家走去。

童乩有顺叔摘去头上的镀金冠，挟着青铜宝剑，杂在人群里走着。他还在不停地解释：“我感应到他应是三更到，就会是三更到！这里头一定有蹊跷！一定有！”

没有人敢反驳他，但也没有人去呼应，大家只是默默地低头走着。

一个穿紫色新衣的少妇人走在最后头，她时时地回头望着……

二

渐渐地，丙洲岛静了，大片大片的滩涂被刚刚挣出来的日光泼得血红血红。

两个年青女子埋头弓腰走在这滩涂上。冻着紫红色的腿杆子缓缓地闷闷地拨动着，“叽哩叽哩”地踏着滩泥，“哗啦哗啦”地激着水洼子。她们在讨小海，抓那些跟不及潮水的鱼虾，掀那些潜伏在泥洼里的青蟹。

“说是三更来，却没来。”

^①闽南方言称新加坡为石叻坡。

“当然，要是童乩说的样样都准，那就真的成仙了。这阿楚一回来，他家阿璇就搂金抱银了。”

“那还用说。”她们边小声议论边东张西望，寻找猎物。

“哇——起来！”那穿花衣的是个少妇，她又起了一条土龙。

“真大！”穿蓝衣的闺女羡慕地叫了起来。

“你看这象什么？”穿花衣的没有立即将土龙放进腰篓里，而是握在两手间戏耍。那长长的物件颤巍巍滑腻腻地在她手中婉转着。

“象什么？”穿蓝衣的傻着脸问。

“嘻嘻！”穿花衣的把嘴递着穿蓝衣的耳朵。“象一种坏东西！”

“……”穿蓝衣的绯红着脸，因为她觉得穿花衣的说的不是好话。

“真的，这条送给你，就算你嫁人了。”穿花衣的说完，赶紧扭头就跑，因为穿蓝衣的闺女已经捞起一把稀泥甩了过来。

两个女人“吱吱咯咯”笑着叫着，一脚高一脚低地在这泥滩里追着跑着。

忽然，她们立住了，哑住了，定定地朝前望着。那不远处的泥滩里陷着一条黑呼呼的大物件，那涂满泥浆的物件时而昂头跃起，时而又扑倒下去，“呼突突”地在泥浆里翻滚着。

“是搁了滩的大鱼！”

“是大鲨！”两个女人屏着气，怯生生地朝那物件靠去。那物件猛地又跃起来，张开了两只瘦翅膀似的東西扑了几下，又倒了下去，缓缓无力地蠕动着。

“咱们对分。”

“好，对分。”两个女人手挽着手越靠越近了，她们甚至听见了那物件居然会发出“哼哼”声。

“阿萍，阿萍。”穿蓝衣的闺女好象听见那物件在叫着她的名字，她毛骨悚然了，朝后退着。倒是那个穿花衣的少妇大着胆朝前又迈上几步。

“是个人！”她尖叫起来。一个几乎一丝不挂的涂满泥浆血迹的人，正用着只能见到眼白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她。

“快点，拖我走！有人——追——我是阿楚！”那人虚弱地哼着，从泥涂里伸出了僵硬的叉开手指的左掌，掌上只有四根指头。

“快来人呀！快来人呀！”女人们大声呼喊，尖厉的叫声在血红的晨曦中急促地穿荡……

三

中午的阳光打在海面上，烈烈的一片迷茫。丙洲岛静静地在水中浮溢，几无声息。几个渔汉子坐在岛边的石片子上，一边享受日暖，一边补着网片子。几只浑白的鹭鸟支着长腿，在离他们不远的沙滩上悠悠地踱着步子。

忽然，一伙海鸥飞扑而过，那几只鹭鸟跟着“啪啪啪”地腾空旋飞。一个补网人无意中抬起头来，又侧耳听了听，

“坤叔，那是什么？”

“官船！”一个瘦脸汉子朝海面上眯了眯。

“突突突突”一艘插着小旗的木壳机器船正隐约于海面刺眼的光斑里，悄然地朝丙洲岛奔来。只有打渔人的眼睛才看得见它。

“快去报讯！”瘦长脸吼了声。这几个渔汉子立刻扔掉网梭一跃而起，象兔子一样灵巧地一窜一拐，不见了。不一会儿，整个丙洲岛动起来了，不断地有人拿着刀枪，端着火铳，在那一簇簇石头小屋边跑进跑出……

只一阵子，这一切又归于平静了。静悄悄地，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般。

机器船越靠越近，船头那门小钢炮已经举高了头。船上的人差不多一色黑色汉装，佩带一长一短两把洋刀。立在船头上的是个矮墩墩却极为精壮的中年汉子，看来是个长官。他握着一管长筒望远镜，正凝神朝岛上瞄着。他身后立着两个人，一个黄衣黄袍，一顶黑毡帽紧扣下，几乎捂掉了半张脸，他始终一言不发，如同木人一般；另一个身穿白色长衫、面上五须飘动、不停唠唠叨叨的老头子，正是同安县民安里里长潘天爵。丙洲岛隶属民安里管辖。

“这丙洲岛上就一个姓，姓陈。这丙洲人就一个祖宗，唐朝怀化大将军陈元光。按最近十代的排字是‘谦徽光前业，懿美裕后坤’。这陈美楚正是美字辈的，丙洲人叫他阿楚……”潘天爵指指点点，话音里显出几分畏惧。“这同安、厦门一带，民风素称重情好勇。丙洲人更是以慷慨著称。虽是也出得陈化成这般的几员上将，历来却也没少出过

凶泼之民。岛人素不与官府同心同气，对前来避难躲风的强人海盗、贼伙人犯，只要认了同姓，一概收留。于是岛俗日败，遂成今日之风。一般情况下，外人从不敢进岛寻事，更何况捕人？大人。”

“这弹丸之地……”领头的黑衣人鼻孔里“哼”了一声，单腿蹲下，一把拉住了小钢炮的炮绳。

“快请高抬贵手，大人！难道你还不明白历任道台‘弯丙洲’的通义吧？”潘天爵急忙朝这领头人连连拱手。

领头人“呼”地仰起脸来，冷冷地瞅着这个民安里长，瞅得潘天爵赶紧闪开眼睛，但依然喃喃相劝：“历任厦门道台到任，必先行‘弯丙洲’之礼，兵舰十艘、甲兵五百绕丙洲岛一周，然后上岛与族中老大饮茶一盏，一来显权法之威，二来示抚慰之意，希图他们与官府合作，少出些搅水作浑的事体。这已足见这丙洲的地位了。大人虽是持有厦门军府的捕人状，但也动不得虚火呀！你看看这附近游游荡荡的大小渔船，保不准里头有三几艘也藏着火器，正偷偷指着我们哩！”

海面上果然走动十数艘渔船，不近不远地缓缓兜着。

领头人略顿了顿，慢慢地垂下手，立起身来。潘天爵这才松了口气，不觉又补了一句：“大人从厦门来，又是在洋府里供事，所以不知，这丙洲人确实应该以礼相待，万万鲁莽不得。”

“退一边去！”领头人喝了一声，潘天爵就势躲进后舱里不再作声了。

丙洲岛近在咫尺了，只见那机器船猛地发出很大的吼

声，一斜一插，就实实在在地在那石条垒就的小码头上靠住了。等不及水手系上船缆，领头人就跃下船来，身后那黄衣人也跟着一步跃下，那招式一看就知道绝非等闲之辈。紧接着，船上又跳下几名黑衣刀手。

“大人，我在这里等候就是了。”潘天爵缩在船里拱着手。

领头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只是跟着黄衣人急走。黄衣人看来还知道点门道，领着这几个黑衣人穿街过巷，竟自朝岛上西角奔去。

这时候，陈皮爷正一边剔着牙，一边从那座“新楼”里摇摇摆摆地踱出来。陈皮爷这年四十几，正风采着。虽是寒气凛凛，却敞着怀腆着肚，那件黑色府绸衫被海风刮得“呼啦啦”地在肚皮两边扑扇，一把尺来长粗笨的“笃五”短枪就插在腰上，大半个枪身陷进了肥腻腻的肚皮里。据老辈人说，他这一副模样招式，越发地象他的祖上除老太爷了。

陈皮爷身后跟着美龙、美虎、美豹、美彪四个堂侄儿。这是他最贴身的四名丙洲枪手，身高膀圆，如同四堵门扇。不但使拳抡棒技压群雄，更称奇的是一手百发百中的枪法。可惜的是，这四条相貌堂堂的汉子全是天生的结巴，说起话来支支吾吾十分吃力，因此又全是不言不语的冷面汉子。但只消一个眼神一个手势，他们就能十拿十稳地将事情做全。

那帮黑衫挂刀人渐渐地离“新楼”近了。海风虽寒而干，“咻咻咻”地，地上旋着许多细细的泥粉，将黑衫人漆黑发亮的长靴子蒙黄了。

黄衣人站住了，将那呢毡帽压得更低。领头人也站住

了，直直地朝“新楼”望去。他们身后的黑衫人站成一列，八只大手都按在刀把上。

迎面而来的陈皮爷也站住了，鼓起他那双圆愣愣的牛眼来。每当岛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，他都会这么鼓着眼，慢腾腾地从“新楼”里出来的。他身后的四杆火枪端平了。“新楼”顶上的两扇小木窗被顶开了，那里头悄悄地又伸出两管黑色的火枪筒来。那枪都刚抹过生油，油在日光里亮亮地顺着枪管滑行。有一滴在枪口上悬了一会儿，一灿，落了下来。这时，“新楼”里又闪出了那个叫坤叔的瘦长脸壮汉，他低着头谁也不看，猛地展开一双大爪篱似的巨掌“哗啦”一扒，把整条巷子里看热闹的小孩全扒拉到巷子底去了。然后，他提起一只舂米粿的大石锤子静静地靠在墙边，依旧低着头谁也不看。几个妇人伸出头来探了探，又缩回去“吱啦”地把门关紧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巷口边上又站出了三几十条汉子，手里头有意无意地掂着把铲镰刀或鱼叉什么的。

领头人盯着陈皮爷，脸色青青的。陈皮爷盯着领头人，脸色红红的。

领头人抬头看看“新楼”，陈皮爷也偏头看看“新楼”。这“新楼”其实不新了，是当年陈皮爷的祖上除老太爷为对付陆地大姓“海脚李”的攻打，用了在高崎寨帮助陈化成击败倭寇得来赏银建的。此楼高六丈，内分上下两层，墙厚三尺，全是花岗石垒砌而成。窗口造得内窄外宽，与枪眼一般结构。

静了许久。

只见那领头人忽然扬起双手，“啪啪”拍了双袖，双拳

往胸前一抱。

陈皮爷两只手在裤头上一抹，双拳也往胸前一抱。

两人互相道了声“请”，假笑着并肩走进“新楼”去了。丙洲枪手和黑衫刀手们也快步跟了进去。那些持刀握棒的丙洲汉子们将“新楼”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“新楼”里的厅堂虽是宽大，却因窗小而显得昏暗。陈皮爷和那领头人相侧而坐，互相又是一阵笑吟吟的对视。身边的黄衣人又把呢毡帽往鼻梁上压了压。

“陈家长，”啜了口茶后，那领头人又是一个抱拳。

“我等是厦门海关的操刀卫队，为捉拿你族的一名劫犯陈美楚，勘踏贵地，请包涵协作。喏，这是厦门军府批的捕人状、这是陈美楚留于海关内的护照、货单。半夜时，有人亲眼见他渡海进了丙洲……”领头人说话间，黄衣人早将文纸一一示出。

陈皮爷在那堆纸头上粗粗掠过一眼，“嘿嘿”了两声，也还了一礼：“我丙洲荒岛野民不识法度，出个劫犯强贼什么的，定是不会有假。大人要捉拿个谁，但请自便，就算我陈皮点了头就是。”

领头人立了起来：“我的手下人已是一天一夜未尝歇息半分，肝火正大。今日在贵地搜人，如遇梗阻，恐怕会另生事端，还是恳请陈家长通力协作。”

陈皮爷也立了起来：“笑话了，我头上从未插过一根鸟毛，袋里不曾装过一厘官俸。相反，倒是族中兄弟邻里乡亲还屡屡相互帮衬些，叫我和你协作个鸟！嘿嘿，也好吧，今天算我抬举你了，令三名枪手随你满岛子惊动去。若搜到

人，是你命定该领赏钱，搜不到么……”

领头人又坐下了，他也“嘿嘿”一笑：“是笑话了。我等仅有快艇一艘，人丁十数，你丙洲岛门户数百，又海路四通，非有两千人马，怎敢言个搜字？”

“即是不想搜了，那就是存心让我陈皮来陪茶伴酒啰？”陈皮爷两眼闭上，伸出五根大指头在光肚皮上轻轻搓着：

“不过有句话得说在前头。这两天寒风急，那些打渔汉子大多不出海，听到这头猜拳行令声，定然要过来热闹，都是本家兄弟，我自然不便拒绝。虽说你是官府上的人，可他们生性顽悍，万一酒喝多了……”

“陈家长，我无暇与你操练嘴皮了。”领头人脸色渐渐地收了。“通个姓名吧，我就是海关操刀卫队总队长隋丁曙。”

陈皮爷听了微微一顿，睁开眼：“天津港来的？江湖上绰号水晶鼠？”

“正是。”隋丁曙面有得意之色。

“嘿嘿，水晶鼠——大人，丙洲岛可是蛇穴哪！”陈皮爷眼珠子转了转，又闭上了。“还是喝酒吧。”

“陈皮！”隋丁曙这时已是面如青石阴冷可怖：“俗话说，拎兔耳牵牛鼻。今天我拿不到陈美楚，就只好请你代劳了！”说毕，把手中的小茶杯往头一抛，身后那八名刀手同时“协”地闪出长刀来，八根灿亮的刀尖正好支在那落下的茶杯底部，纹丝不走。

陈皮爷看也不看，随手抓起桌上自家的茶杯一扔，将那刀尖上的茶杯击了下来，猛地他牛眼一鼓：“干你老母的！”

翻脸也不看个地方！你站着不及我高，坐着也要让你显矮！”他大巴掌一招，“轰”地一声炸响，龙虎豹彪四杆火枪齐发，四道火光一闪，黑昏昏的厅堂里顿时白烟弥漫。

“呵哈哈哈哈！呵哈哈哈哈！”浓烟里陈皮爷大笑着，笑得打起咳嗽来，一张脸涨得如红面关公。

“协！”八名黑衫刀手又齐齐亮出短刀来，十六把洋刀列成个半月，朝陈皮爷逼来。这头龙虎豹彪四名枪手连忙端起冒着余烟的四杆火枪，抵住刀手们。

“哈哈哈哈！你们朝下看看，他不是已经矮我一截了吗？”陈皮爷还只是笑。那浓烟散开处，隋丁曙坐的那张太师椅的四条椅腿齐齐被火枪击去一段，果然矮下一截。这隋丁曙还没回过神来呢！

“回天津去吧，少管厦门人的闲事！”陈皮爷身子朝后一仰，又是一阵大笑。

隋丁曙慢慢地站了起来，脸色由青变白。他原是天津街头上的卖艺汉子，功夫十分了得，在江湖上有些名气，却郁郁不得志。有一次风寒发热倒在街头上，被当时天津海关二等帮办英国人伍尔德发现，送进教会医院救治。病愈后，又举荐他为海关巡艇弁，从此他对伍尔德一腔忠心，为天津海关卖命效力，很得上司赏识，却也招恨于江湖“混水帮”。伍尔德调厦门海关任最高长官税务司时，也将他带到厦门。当时的厦门海关私自建立了一支持枪卫队和一支操刀卫队。持枪卫队多由欧人、印度人和安南人组成；而操刀卫队则全由华人组成，隋丁曙被提任队长。在厦门的两年多时间里，他捕凶拿贼缉私截货样样顺手，出尽了风头。想不到今天在这

小小的丙洲岛上丢了面子。他刚把手按在刀把上，却瞥见厅堂边的楼梯口也伸出两管枪来，正对着他的心口。

“哈哈哈哈！”陈皮爷又是一阵大笑。忽然，“砰！”地脆脆一响，他两手抓住裤头，呆呆地站住了。

黄衣人手中的短枪散出了很浅很淡的一缕的青烟。他的枪弹击中了陈皮爷插在肚皮上的那把“笃五”短枪，把裤头带给击断了。

“哈哈哈哈！”黄衣人仰头大笑。

“哈哈哈哈！”隋丁曙跟着大笑，那八名刀手也跟着大笑。

“你是谁？”陈皮爷揪着裤头发问。

那黄衣人也不答话，只是慢慢地将遮着半个脸的那顶呢毡帽朝后一推。

“黄大掌！”陈皮爷叫了一声。

“正是我！”黄大掌笑了。“你陈皮爷虽是下了令，不许我黄大掌在厦门码头上立脚，可我还是立住了。就在海关刀队里。难道你丙洲人还敢攻打海关不成？”

“黄大掌，别忘了你被废掉的那根胳膊！”陈皮爷冷笑一声。

“这切齿大恨怎么能忘？”黄大掌用枪管敲了敲自己的左臂，人们这才发现那袖管里虚掩着一根晃晃荡荡如同枯枝一样的东西。“今天可是要公报私仇了，把阿楚交出来吧！快！我第二枪可是不打裤头绳了！”

“你可真是吞了虎胆！”陈皮爷一对鼓眼睛几乎突了出来。“来呀！给我拿下！”他大喝一声，立刻那些持枪的挥

刀的拿棍的拥成一团。

“都别动！”黄大掌怪叫一声，纵身跳上堂中的八仙大桌上。他抖着手中的短枪，那枪管发出诱人的烤蓝色光泽。

“陈皮，见过这枪么？这是德国最新的快枪，能够连打二十枪。就是在厦门，连海军部的加算起来，也不过七八把。大家都清楚，刚才我只打去一枪。从现在开始，谁再动一下，我就让这陈皮身上穿十九个洞！”

丙洲人都站住了。

“将陈皮拿下！等他们丙洲人拿陈美楚来换！”隋丁曙一声令下，刀手们放开胆子朝陈皮爷拥去。

“陈皮，提着你的裤头跟我走一趟吧！哈哈哈哈！”黄大掌狂笑起来。

“我干你老母！”陈皮爷嚎了一声，他是舍了命也不能丢这面子的了。他拾起那把“笃五，”“咔”地将机头按下。黄大掌侧身一闪，枪管一扬。这一动作连龙虎豹彪这样熟练的枪手们都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只听“砰”地脆脆一响，没有看见陈皮爷倒下，却看见黄大掌举着枪发呆。

“喂，你那剩下的十九枪怎么打不出去了？”从人堆里挤出一个胡须满面的瘦高个儿，他手中也扬着一根短枪，枪口飘着一缕淡淡的烟气。

黄大掌抚着自己的枪，枪机头被击断了。“你是谁？”他被这人的枪法唬住了。

“也是个丙洲人，”那人跟着跳上了八仙桌，挤在黄大掌身边，笑吟吟的：“在这丙洲上没什名份，外号毛脸。看看我这枪，也是德国的，不错么？”说完，手肘忽然一顶，

将黄大掌顶下桌去了。

“哈哈哈哈！”轮到丙洲人大笑了。

“轰！”陈皮爷手中的“笃五”响了，黄大掌头上的呢毡帽飞了。

“哈哈哈哈！”丙洲人又是一阵大笑。

“水晶鼠，你还是回去吧，趁现在丙洲人还没发性子。黄大掌，你也要跑快点，不然那右胳膊还要被拗断的！”陈皮爷又笑了笑，猛地脸一沉：“送客！”

“陈皮，放不过你们！”隋丁曙一甩袖口，急步出了“新楼”。

“陈美楚，总有一天我要吃你的肉！”黄大掌大叫一声，跟着两步跳了出来，身后八名黑衫刀手也紧跟慢赶地，一行人朝码头那边奔去。

“噢——噢——”丙洲人追着他们起哄。

“平日怠慢你了。”陈皮爷拍拍毛脸的肩头，小声地说：“今天亏你给丙洲捞了面子。”

“彼此彼此。”毛脸一个转身，直直地出了“新楼”。全丙洲只有他一个人走路是直脖子直腰的。他身世不凡。

“皮哥，自古以来上岛寻事的，没有一个是全着身子出去的。今天怎么让他们如此晃着走了？”这时，坤叔拖了根檀木棒靠了上来。

“要不要通知厦门码头上的丙洲兄弟，寻机将他们两个装进麻袋填海？”几个汉子上来插话。

“算啦！你们懂什么？现在是惊动不起啊！去去去！”陈皮爷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把屋里一些闲人都赶了出去，又